

# 真相终于清晰

梁朝波

1979年夏，山西左权县。山西省军区晋中军分区干事王战友在一户农家，意外发现一本泛黄的旧账本。粗糙的麻纸上，竟贴着许多抗战时期的老照片：八路军129师卫生部第一届医生训练队毕业纪念、太行军区政治部部分干部合影、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全体参议员合影……历史本末页的墨迹“抗联伙食处民国二十八年用”，更让他心头一震。

当他小心翻阅时，一枚折成小方块、泛黄发脆的旧报纸滑落。王战友屏息用镊子展开，一个朴拙的信封赫然显现。毛笔小楷写着“桐峪村吕村长启”，左下角盖着一方朱砂红印“太行联合中共二办”。它既无邮票，也无邮戳，像一个被时光尘封的秘密。

这枚信封，瞬间攫住了王战友的心，开启了他此后40余年的追寻之旅。

信封本身是第一个线索。糊制它的旧报纸上，“延安各界五一纪念大会”“八路军的光荣”“壮哉，十八勇士”等字样，清晰地指向烽火连天的抗战年代。从1980年至1986年间，王战友多次重返左权，走访麻田、桐峪、武军寺等村庄，寻访了40多位老人，渴望有人能认出这枚旧痕。然而，答案始终隐没在历史的烟云之中。

线索转向那方神秘的朱砂红印。王战友奔波于部队相关部门、地方史志机构和省市档案馆，在浩如烟海的卷宗中搜寻“太行联合中共二办”的蛛丝马迹。档案记载了1940年成立的“冀太联办”及其庞大架构，却唯独不见“太行联合中共二办”的文档踪影。

后来，一位军史专家敏锐地指出，这极可能是军事机要信函。这位专家勉励王战友深入调查，查清这枚信封的来龙去脉——它或许是抗战时期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珍贵文物。

转机出现在1987年。左权红军休养院的几位老战士慧眼识出糊信封的旧报纸是抗战时期的《新华日报》，并指点关键线索：寻找当年辽县（现左权县）的武装交通员王仁和。历经多方辗转查访，王战友最终在山西省灵石县找到了时任县武装部部长的王仁和。

当那枚发黄的信封递到王仁和手中，老人凝视良久，双手竟微微颤抖：“你从哪里搞到的？这是我们抗战时期送的信呀！”记忆的闸门轰然洞开，往事奔涌而出。1941年夏，他作为太行交通局三名武装交通员之一，将一封盖着朱砂官印的密信从辽县麻田镇武军寺村秘密护送至桐峪村。信件被精心缝在鞋底夹层，另两人化装成百姓随行护送。“不久后桐峪召开了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王仁和说，“当年武装护送的信很多，但加盖朱砂官印的极少，所以印象特别深！”

王仁和的讲述与上世纪90年代后抗战史料的逐步开放相互印证，推动王战友展开更系统的查证。他奔赴北京、武乡、左权麻田及桐峪旧址等地，遍访了7个军队休干所中的62位抗战老八路，又在浩瀚史料中钩沉索隐。《新华日报》华北版1941年5月19日刊载的相关内容，精准锁定了报纸发行时间。《太行山革命根据地大事记》详述了1940年辽县作为华北中枢的盛况及八路军总部移驻武军寺的脉络。而《晋冀鲁豫档案》则揭示“冀太联办”下辖的“太行第二办事处”正是信封上“太行联合中共二办”的历史全称，其驻地恰在武军寺村。

层层剥笋，真相终于清晰。这枚信封是1941年6月下旬“太行第二办事处”自辽县武军寺村发出的军事机要密函。它由1941年5月19日《新华日报》华北版糊制，其报道的“青口十八勇士”——那场以寡敌众、殊死阻击的著名战斗，正是八路军浴血抗战事迹的壮烈见证。当时边区尚未发行邮票，此信由王仁和等三名武装交通员徒步送达，是名副其实的“手递官封”（指战争时期由专人徒步传递、不通过常规邮政系统的官方机密信件），承担着传递重要指令的生生死死使命。尤为关键的是，信件送达时间与1941年7月7日在辽县桐峪召开的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的筹备期高度吻合。

当这枚凝聚着烽火硝烟与后世研究者心血的抗战密信重见天日，曾有拍卖行和收藏家慕名而来，欲高价收购，但都被王战友一一婉拒。在他心中，这件文物是八路军在太行山浴血奋战的鲜活见证，其意义与价值不是任何金钱所能衡量。40多年过去了，年逾七旬的军休干部王战友郑重决定，将其无偿捐献给国家，让这份抗战记忆永存于民族史册。

这枚信封与那本记录着小米土布的老账本，共同诉说着一个真理：在民族危亡的至暗时刻，是千千万万无名英雄的坚韧与信念，刺破长夜，烛照未来。对这些往事的追寻与研究，是对历史庄重的凝视，对民族根脉深情的守护。

雨水斜斜地打在枫树上，又有成片的枫叶簌簌地落下来了。不记得这是第几场秋雨了，只知道今秋的雨水格外的多，连绵不绝，几天几夜也不停。“九月阴一冬温，九月晴一冬冰”，不知重阳节那天，这雨还会降临吗？

重阳，李清照《醉花阴》中的那句话便缓缓地升上了心头：“佳节又重阳，玉枕纱橱，半夜凉初透。”凉是真凉啊，这样的深秋，裹上冬衣也不为过。比降温来的更急的，是那份对家的思念，那份隐秘的诗酒情怀。

重阳节，总有一份情怀，如东篱把酒，思绪万千。那是关于情深意长的相思，低吟的诉说，是秋日里最动情的声音，是人比黄花瘦女子在秋风中歌唱，唱出辽远的思念，唱出无尽的深情。“题红叶清流御沟，赏黄花人醉歌楼。天长雁影稀，月落山容瘦。”在遥远的他乡，女子的心上人，也许真的用心听到了这份深情的诉说，于是愁上心头，把酒消愁，终于醉倒在萧瑟的秋风中。

重阳节，总有一份情怀，如他乡看雁，离情满怀。那是关于家乡美景的留恋，故园的花落，是秋日里最珍贵的瞬间。“他乡共酌金花酒，万里同悲鸿雁天。”旅途的过客，总在一遍遍地咀嚼着“每逢佳节倍思亲”的深意。有多少人在重阳当天酒不醉人人自醉，只为梦里不知身是客，梦回故乡又一场。“不堪今日望乡

意，强插茱萸随众人。”有一种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那是梦醒时分对故乡如儿时般温存。重阳节，总有一份情怀，如南山赏菊，馨香弥漫。那是关于秋高气爽的梦想，九月九的酒，是秋日里最芬芳的香气。摆放在桌前的菊花酒，萦绕在心头咏菊诗，还有梦境中南山菊花开成海的憧憬。菊花，文人心中的“四君子”之一，总在不期然间，用尽自己的力量为佳节绽放。这花色，如织锦，如云霞，是高傲中



## 雾锁太行

药旭东

十月，国庆的喧嚣尚未完全散尽，便被一场连绵的秋雨接续。整整一周，天地被一张无边的雨幕笼罩，山川、田野、屋舍，都化作水墨画里氤氲的笔触。当休假日来临，我们决定挣脱雨雾的羁绊，去赴一场与太行的约会。

旅途的起点，是和顺县城里一碗滚烫的二刚拉面。那韧劲十足的面条，在浓郁的骨汤里舒展，翠绿的葱花与鲜红的辣油点缀其间，升腾的热气瞬间驱散了周身的寒意与连日的阴霾。我们围坐一桌，大口吸溜着面条，这最朴素的人间烟火，是出发前最实在的慰藉，为即将踏上的山水之行，注入第一缕暖意。

带着胃里的温暖，车行于和顺境内，向着左权而去。雨丝虽歇，湿气却未消，远方的山峦被云雾缠绕，仿佛仙人遗落的纱幔。途经许村，中国北方国际写生基地的画架虽已收起，但眼前的群山本身，就是一幅最宏大的水墨作品。

当“我的太行·桐峪1941小镇”字样映入眼帘，我们仿佛穿越了一道时空之门。这是一个以红色为底色，以1941年为坐标，精心构筑的沉浸式梦境。155.61亩的土地，3.65亿元的投资，79座主体建筑，复刻着一段

烽火岁月里的民主曙光。

小镇的肌理是如此精致。横街与纵街交织，勾勒出民国桐峪的旧时轮廓。我们漫步其间，桐峪东方红电台的旧址仿佛仍在发送着历史的电波，新青年印刷社的墨香似乎还未散尽。寻梦1941·幻装自拍馆里，那些挂着的旗袍与军装，像一个个沉默的邀请，等待着故事的主角。非遗馆的窗明几净，古瓷坊的陶泥湿润，一切都准备就绪，仿佛下一秒，就会有游客涌来，学着剪一幅“抗日英雄”的剪纸，或捏一个带有“抗战记忆”的小碗。

博物馆里，全息影像闪烁着，超过150件文物与400张图片，无声地讲述着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那段开天辟地的民主序章。VR体验区的设备崭新，静静地等待着体验者。然而，这份完美，却因天气原因游客

无几而显得有些寂寥。

带着对历史的敬仰，我们沿207国道继续前行。当高欢云洞出现在北侧的岩壁上时，时空仿佛再次折叠。与桐峪小镇那崭新的“旧”不同，这里是真正的旧，是历经一千五百年风霜的残缺。

石窟默默地嵌在山体中，前廊的四根八角立柱，两根已成，两根未竟。那已雕成的仰莲柱头与火焰宝珠，诉说着北齐王朝的雄心与虔诚；而那未完工的石柱，则像一声戛然而止的叹息，将一个宏大的梦想，定格在进行时。

窟内壁面凹凸不平，未见任何佛像的痕迹。这里没有神佛的俯瞰，只有凿痕的交错。它不是一座供人朝拜的殿堂，而是一页摊开的、关于“创造”的草稿。站在这里，我们仿佛能看到一千五百年前的工匠，如何测

量、如何规划，又因何故，将锤与凿永远放下。

归途，两种等待，一种心境。回程的路上，暮色四合。车窗外的太行山脉，在薄雾中渐渐隐去轮廓。这一天的旅程，像一场奇妙的时空穿梭。我们从一个刚刚诞生、却无人喝彩的“红色梦境”，走进一个始于一千五百年前、却永远停留在进行时的“皇家工程”。

桐峪1941的寂静与高欢云洞的残缺，竟在此刻达成奇妙的和解。它们都在等待，一个等待人潮与喝彩，一个等待雕琢与完成。而存在本身，又已然是一种完整。它们是太行山这部厚重史书里，两个风格迥异却同样深刻的注脚。

或许，世间万物，皆有其时。繁华与落寞，圆满与残缺，都是风景的一部分。而那些未曾看到的演出，那碗二刚拉面的热气，都成为旅行中独特的印记。

车行渐远，山间的雾气似乎又浓了些，但我们的眼中，却因这场与时空的对话，变得格外清朗。太行依旧，静默无言，它看过高欢的避暑梦，也见证过1941的民主火种，如今，它正关注着我们，以及心中那片关于未来的山海。

## 那年秋天下地掰玉米

赵艳

秋是被霜花拍醒的。房檐上还悬着碎银似的星星，父亲已经把牛车推出院子，老黄牛蹄声闷重，像大地的心跳，胶皮轱辘碾过土路，“吱呀”一声，把黎明撕开一道缝。车板上铺的是洗得发白的麻袋，缝里透出碎砂，磨得光滑，像被岁月舔过的骨头。我和弟弟爬上去，麻袋“哗啦”一响，带着草屑和去年的土腥味，呛得我们直眨眼，却笑得比枣树梢的雀还欢。

掰玉米的声响是“咔嚓、咔嚓”，父亲左手握秆，右手一拧，金棒槌落进掌心，再扬手抛进牛车上，“砰”一声砸在麻袋上，震起一阵甜香的尘。

窗玻璃凝着薄霜时，我正捏着陶坛的沿儿往里塞芥菜。母亲说这是霜降“储菜”的老规矩，要趁着霜打后的菜最鲜，多腌几天才够过冬。盐粒落在菜叶上的脆响，忽然撞开记忆的缝——十年前也是这样的清晨，外婆坐在廊下腌菜，蓝布围裙沾着白盐，她一边把芥菜码得整整齐齐，一边念叨“霜打的菜才够脆，腌着能吃到来年开春”。

那时，我总爱蹲在旁边，看她手腕一扬，盐粒像细雪似的落在坛里，指尖还沾着几片菜叶，蹭在手背上凉丝丝的。偶尔她会停下手，拉着我去院角看白菜上的霜，“你看这霜多白，像给菜盖了层棉絮，这样的菜腌着才不烂”。

厨房飘来陈皮煮梨的甜香，母亲正用银勺搅着砂锅里熬熟的梨块。霜降要“润秋燥”，这是家里传了几代的习惯。冰糖在火上慢慢化开时，我忽然想起小学时的霜降，也是这样冷的天，外婆把梨切成小块，和陈皮一起煮在铝锅里。水汽漫过锅盖时，她会

弟弟个矮，钻进玉米帐只剩头顶一撮乱发，像麦浪里冒出来的黑音符。他每掰一穗，就举过头顶冲我喊：“姐姐，又一个！”

太阳爬到歪脖子枣树梢时，母亲来了。那圆滚滚的铁皮饭桶在她手里晃，桶里分两层，第一层是玉米面窝窝头，煮鸡蛋、腌萝卜丝；第二层藏着中秋的美味——四块月饼，父亲两块，我和弟弟各一块，母亲自己不吃，说“闻闻味儿就甜”。月饼是五仁的，青红丝在油润的馅里闪现，像被琥珀囚住的彩虹。

牛车装满，父亲“吁——”地喝住老黄牛，我们爬上车，在麻袋堆上打

滚。父亲甩响鞭，红布条划破空气，“啪嗒”一声，给秋天盖了验收章。归途逆风，带着麻袋、泥土、月饼、汗水的综合味道，我仰面躺着，看枣树的红灯笼一路后退，像母亲站在地头冲我们挥手，越来越小，最后退成记忆深处的一粒朱砂。

后来，母亲病了，秋收的饭盒便由父亲提着。再往后，四舅买了三轮车。铁斗子一翻，千斤玉米“哗啦啦”滑进去，马达“突突突”地吼，盖过了牛车的吱呀。老黄牛被牵去集上卖的那天，父亲空着手回来，掌心却攥着一把牛毛，像攥着一把秋风。卖牛的钱一半给母亲买了药，一半给弟弟交了学费。牛槽拆了，轱辘头挂在墙角，渐渐染上暗红的锈。

母亲走后第七个月，村里贴出红纸：响应国家政策，整村搬楼房，签字按手印，下月就拆。父亲把剩下的月饼模子、轱辘上的铁钉、一串干红枣，统统塞进蛇皮袋，说，“留点土味”。挖掘机关进来那天，大铲直插进西

山墙，“轰隆”一声，屋顶的瓦片像一群受惊的鸟，扑簌簌飞向高空，又重重摔碎。我站在远处，看见父亲被灰土吞了一半身影，他手里却攥着那根再也派不上用场的鞭杆，红布条在风中飘，像一截不肯熄灭的火。

如今，父亲住在四楼。他把旧麻袋折成垫肩，扛起一袋大米，噙着上到二楼就得歇口气，扶着栏杆，像扶着当年那条崎岖的山路。如今，闭上眼，我仍能听见“得儿——驾——”的吆喝，听见麻袋与玉米碰撞的闷响；仍能念起月饼里的青红丝，混着五仁的油香，在舌尖慢慢化开；仍能感觉牛车启动时那一瞬的轻晃，像大地把我弟弟和弟弟撞了个满怀，摇我们入睡。

原来，我们一生都在收秋，只是后来，麻袋换成了编织袋，老黄牛换成了三轮车，母亲站在地头的身影，也成了远定格成了遗憾。而那一声“吁——”仍悬在胸口，替我把故乡的秋天，死死勒住。

霜多漂亮，像撒了把白糖，配着栗子吃才香”。现在我烤栗子，也会像爷爷那样，剥好放在盘子里，等着家人回来一起吃。

月亮升起的时候，我捧着一杯热姜茶坐在窗边。姜茶的辛辣里裹着红糖的甜，暖得从舌尖一直到心里。母亲说霜降“喝姜茶”是驱寒的，外婆以前每到这天，都会煮一大锅，让全家人都喝上一碗。现在外婆不在了，但母亲还会煮姜茶，我也学会了。原来有些习俗，会像霜降的霜一样，慢慢落在心里，变成不会忘记的记忆——就像腌菜的脆、煮梨的甜、烤栗的香、姜茶的暖，都是霜降给的礼物，也是家人藏在习俗里的疼爱。

舌尖上的霜降，不是某一种食物的味道，是腌菜坛里的脆响，是陈皮煮梨的甜香，是烤栗子的焦香，是热姜茶的暖。这些味道里，藏着外婆的牵挂，母亲的疼爱，父亲的温柔，爷爷的笑容，更藏着霜降的老规矩——储菜、润燥、补冬、赏霜，一代代传下来，成了刻在岁月里的温暖。

## 舌尖上的霜降

聂难

掀开一条缝，让我先尝一口甜汤，小心烫，“这是润嗓子的，霜降天干燥，得多喝”。现在母亲煮梨，也会像外婆那样，在汤里加一勺蜂蜜，说“你从小就怕燥，多喝点”。梨肉在舌尖化开来，甜里裹着陈皮的微苦，像极了外婆当年藏在抽屉里的陈皮糖——那是她特意留着给我润喉的，说霜降后风硬，吃颗糖能护着嗓子。

后院的老枣树上还挂着几颗红红的枣子，风一吹就晃悠悠的。父亲说霜降“打枣”要赶在霜前，可今年忙得忘了，倒让霜打了几天。去年霜降，他搬着梯子摘枣，我在下面捡，他忽然扔下一颗，说“刚霜打过的枣儿还靠在后院的枣树上，枣树下的石板上，还

留着去年我们坐过的痕迹。母亲说：“等周末要把枣子摘下来，煮成枣泥糕，你爸最爱吃这个，霜降吃点甜的，好滋补身子”——霜降“补冬”的规矩，家里从没落下，要么煮枣泥，要么炖点肉，说要养足精神好过冬。

傍晚的时候，我坐在火塘边烤栗子。栗子“啪”地裂开时，香气一下子漫开来。记得小时候，外公总爱在霜降这天烤栗子，他说霜降“赏霜烤栗”是最惬意的，一边等霜落，一边闻栗香。他把栗子埋在炭火里，时不时扒开看看说：“要烤到壳子裂开才好吃。”我总等不及，刚扒开壳就往嘴里塞，烫得直跺脚，爷爷却笑得眯起眼睛，说“慢点吃，没人跟你抢”。有时他会指着窗外的霜，说“你看那

的清幽，也是灿烂中的素美。重阳节与菊花为伴，种豆南山，不仅是自古以来文人骚客的情怀，也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浪漫。

从繁华到荒芜，重阳节把游子的身影写进旅途，从荒芜到繁华，重阳节把亲人的思念藏在菊花酒盏中。九九重阳日，把盏邀月，脚下是孤单的身影；重阳杯中酒，浓香醇郁，杯里是醉人的芬芳。重阳节的诗酒情怀，酿在菊花酒中，藏在诗人笔下，随着游子的脚步，走遍海角天涯。海角天涯，哪里是家？就让我们继续完成重阳登高仪式吧，攀登也是一种抵达。只是，山再高高不过故乡那座山头。山影渐长，一如故乡亲人的模样。

又见重阳，方知家在心上。心中那份情愫不散，对故乡的怀念不散，走到哪里，哪里就是家。家在九月九的酒里发酵，散发出浓浓的馥郁，那是每个人心中永恒难忘的味道。

## 佳节又重阳

安培君

文学副刊  
第1045期  
刊头题字  
冯骥才

潮頭

冯骥才